

《萧翼赚兰亭图》有很多版本传世，

现今流行的说法是母本为阎立本所作。

但对于该题材最早期的作者，画史上一直众说纷纭。

阎立本之说是南宋时才流行起来的，

《萧翼赚兰亭图》是否有唐代的母本？

茶事本在唐代萧翼赚兰亭故事中是一笔带过，

为什么会成为《萧翼赚兰亭图》中的重要场景？

《萧翼赚兰亭图》中的茶事器具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唐代的特征，

这些器具与《茶经》记载和出土实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本文运用图像分析的方法，

解码《萧翼赚兰亭图》茶事器物隐含的信息，

让我们通过这些图像痕迹抽丝剥茧，

一起来探讨萧翼赚兰亭图像背后的文化书写……

僧老识茶味

从多本《萧翼赚兰亭图》

看唐代僧人茶事

高登科

现任职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社会美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美育理论、视觉文化研究与中国艺术史



《萧翼赚兰亭图》中茶事分析

针对唐代僧人茶事，本文关注的《萧翼赚兰亭图》的主要版本有：辽宁省博物馆藏《萧翼赚兰亭图》（以下简称辽博本），此本一般被认为是北宋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萧翼赚兰亭图》（以下简称台北本），此本一般被认为是南宋摹本；故宫博物院藏《萧翼赚兰亭图》（以下简称北京本），此本一般被认为是南宋摹本；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萧翼智赚兰亭序图》（以下简称钱选本），此本相传为元代钱选所作；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萧翼赚兰亭序图》（以下简称大都会本），此卷旧传为元代赵孟頫所作，现一般认为是明清托名仿作。关于《萧翼赚兰亭图》的多个版本断代和研究，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官方网站有基础信息，目前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和「萧翼赚兰亭」母题的来源，尚未有定论。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萧翼赚兰亭》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黄伟利《辽宁省博物馆藏〈萧翼赚兰亭图〉探源》、张子阳《对王世贞的〈萧翼赚兰亭图〉真伪观点之考证》、付婉悦《〈传〉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等。

宋人绘 萧翼赚兰亭图

绢本设色 纵二六厘米 横七四·四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人绘 萧翼赚兰亭图
绢本设色 纵二八厘米 横六五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传）萧翼赚兰亭图
绢本设色 纵二七厘米 横八七·六厘米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其中辽博本、台北本、钱选本、大都会本对茶事的表现比较充分，北京本虽然构图、人物与以上诸本之间多有相似之处，但是略去了茶事相关内容。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传为巨然的《萧翼赚兰亭》，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明人绘《萧翼赚兰亭图》轴，明代郑重、清代丁观鹏、民国于非闇和张大千也有「萧翼赚兰亭」题材作品传世，这些版本要么与唐代僧人茶事相距较远，要么出于艺术家自身胸臆，故而不在于讨论范围之内。

《萧翼赚兰亭图》辽博本、台北本、钱选本、大都会本所绘都是五个人，其中烹茶执事两人，烹茶场景也基本一致，这是本文图像研究的切入点。而《萧翼赚兰亭图》北京本有四个人物，辩才和萧翼身后各有一个侍者，基本看不到茶事相关痕迹。接下来我们结合画面内容，将重点放在茶事器具上，一起细读画面。

茶铫

从形制上来说，铫在上古时期是一种田器（农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钱，铫也，古田器。从金，戈声。诗曰：『唐乃钱铫。』即浅切，又昨先



元 钱选（传） 萧翼赚兰亭图

绢本设色 纵二九·四厘米 横三六六·三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切，大鉏也。从又昨先切，金矍声，居縛切。」（【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四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管子》载：「桓公曰：『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鎌、一耨、一椎、一铎，然后成为农。』」（【春秋】管仲《管子》卷二十四，四部丛刊景宋本）铫在上古时期跟鎌、耨、鉏等一样，都是田器的一种。同样是在东汉时期，扬雄的《方言疏证》对铫有另外一种解释，在说明「刁斗」的内容中提到：「鑊，即铃也，埤苍云鑊，温器，有柄斗，似铫，无缘。《说文》：钱，铫也。铫，温器也。广韵鑊，刁斗也，温器三足而有柄。」（【汉】扬雄《方言疏证》卷十三，清乾隆孔继涵刻微波榭丛书本）从跟「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铫虽然同是温器、有柄斗，但是有「缘」（边），而且应该没有三足。铫作为温器，其实并不是烹茶的专用器具，在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素面金铫内侧底部有唐人墨书「旧泾用，十七两，暖药」（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花瓣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一八五—一六〇页），金铫暖药的用途说的很明确。在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唐 金铫

何家村窖藏出土

图片取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二〇〇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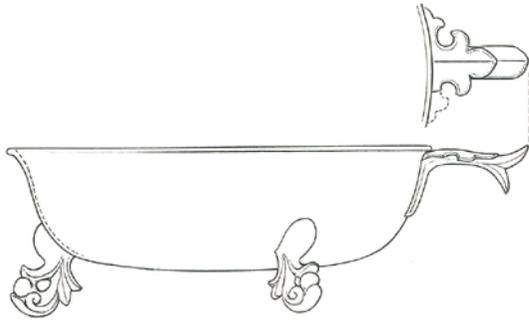


描绘：「蟹眼已过鱼眼生，颼颼欲作松风鸣。蒙（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逸（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古语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盃（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自高时。」（【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卷三，明成化本）

也有用铫煎药的记载：「北来黄丹四两，筛过好米醋半升，同药入铫内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四，明正统道藏本）白居易在《村居寄张殷衡》诗云：「药铫夜倾残酒煖，竹床寒取旧毡铺。」（【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可见药铫也可作为暖酒之用。从材质而言，药铫材质有金、银、铁等，

在唐宋文献中均有记载。用铫来煎茶的文字记载多出宋代以后，而且煎茶多以石铫为上，宋人陈起《题白沙驿》诗曰：「山泉酿酒力偏重，石铫煎茶味最真。」（【宋】陈起《江湖小集》卷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宋苏轼在《试院煎茶》不仅谈到煎茶用的石铫，而且对煎茶的场景有非常细致的

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唐代并不是没有用茶铫的佐证。在晚唐钱宽夫人水邱氏墓中出土了一件小的银铫，从体量上来看为明器，当时考古工作组将其定为「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编《晚唐钱宽夫妇墓》，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七九—八〇页），结合器型以及墓道中同时出土的大量瓷质茶具和墓室中一同出土的银罐、银碟、银匙等，可以推断此为茶铫而不是匱，扬之水先生认为此银铫残破的空心短宽柄处应有一段接插的木柄（扬之水《新编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



唐 素面短柄三足银铛及线图

何家村窖藏出土

图片取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二〇〇三年



唐 素面长柄三足银铛

何家村窖藏出土

图片取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二〇〇三年

唐 银铏

钱宽夫人水邱氏墓出土

图片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编《晚唐钱宽夫妇墓》，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七年，第一〇〇页），这与《萧翼赚兰亭图》中的描绘暗暗相合。

《萧翼赚兰亭图》辽博本、台北本在表现烹茶用的铈时都比较准确，茶铈流口的表现可以跟实物对应。钱选本《萧翼赚兰亭》基本忽略了流口的描绘，大都会本对流口的表现也不合实际，当是后续版本图像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除了茶铈的流，柄也是比较有特征的。我们可以看到《萧翼赚兰亭图》辽博本、台北本茶铈柄的位置都有接插功能的表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宋人绘《莲社图》手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北宋张激《白莲社图》中也都有类似的表现，而这与钱宽夫人水邱氏墓出土的银铈、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铈也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印证。有意思的是，上海博物馆藏南宋摹《莲社图》中茶铈之柄是由一个龙头形的钳口夹住，龙头形柄与铈身应该是可以分离使用的，扬之水先生认为这个就是宋人所谓的「龙头鼎」（扬之水《新编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上，第一〇一页），或有待商榷。上海博物馆藏《莲社图》中茶铈与柄是分离的，这种形制比较接近石铈。我们

在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的石铈中可以看到，石铈本身没有接插部位，可以选择用钳口式柄或者提梁吊挂两种形式使用，石铈边缘的耳和穿孔可以证明以上两种使用方式的存在，另外宋代也流传有提梁式茶铈，这里不再赘述。

陆羽《茶经》中记载的烹茶器主要是铈，涉及的还有鼎，茶铈与铈、鼎当不是一类烹茶器具。对于铈，《茶经》中说的比较清楚：「铈（音辅，或作釜，或作𩚑）：以生铁为之。今人有业冶者，所谓急铁，其铁以耕刀之起炼而铸之。内抹土而外抹沙。土滑于内，易其摩涤；沙涩于外，吸其炎焰。方其耳，以令正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脐长，则沸中；沸中，末易扬，则其味淳也。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铁也。」

【唐】陆羽《茶经》卷中，宋百川学海本）目前关于唐代的茶铈图像并不多见，在出土器物中有明器可以参考，如河南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出土唐三彩巩义窑



钱选本



台北本



辽博本

诸本《萧翼赚兰亭图》中的茶铈



宋人绘 莲社图卷 (局部)
纸本水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北宋 张激 白莲社图卷 (局部)
纸本水墨 全卷纵三四·九厘米 横八四八·八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人绘 莲社图卷（局部）
绢本水墨
上海博物馆藏



宋 石铫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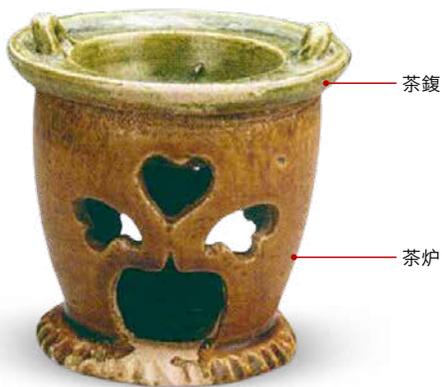
图片取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大临大雅——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九年



茶具一套，其中就有一件茶鍱。（刘富良、邵涛、赵红党、杨丽、魏智睿、张夏冰《河南巩义东区唐墓（M253）发掘简报》，《文物》二〇一八年第十二期，第一八〇—二〇〇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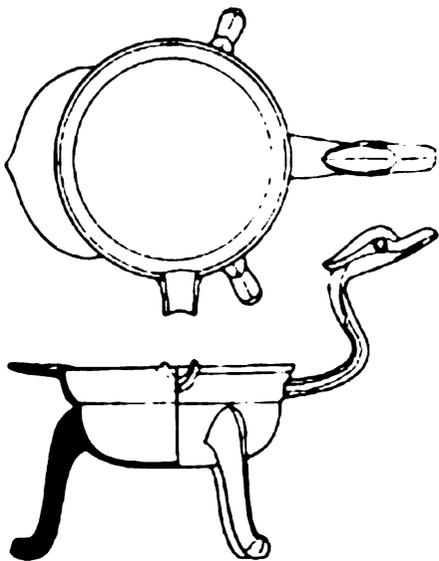
陆羽《茶经·七之事》载：「左思

《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蕙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铉。』」（【唐】陆羽《茶经》卷下，宋百川学海本）可见当时有用鼎来烹茶的现象。唐代僧人贯休《禅月集》载《赠造微禅师院》诗云：「蓂卜气雍雍，门深圣泽重。七丝奔小蟹，五字逼雕龙。」



唐 三彩巩义窑茶鍱

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出土
图片取自刘富良、张鹏辉、赵红党等《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 M234 发掘简报》，《中原文物》二〇一六年第二期
茶炉上即茶鍱



偃师杏园李景由墓出土“鬼头灯”线图

图片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药转红金鼎，茶开紫阁封。圭峰争去得，卿相日憧憧。」」（【唐】释贯休《禅月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景宋钞本）贯休的诗中金鼎虽是煎药用，不过药与茶对应，金鼎用来煎茶也不无可能，唐代诗人张祜就有诗「小小调茶鼎，铢铢定药斤」（【唐】

张祜《张承吉文集》卷六，宋刻本）之句。贯休这首诗可贵的是明确了金鼎是造微禅师院所用，将茶与僧家联系在一起。此外，唐杜荀鹤诗言：「竹树无声或有声，霏霏漠漠散还凝。岭梅谢后重妆蕊，岩水铺来陆结冰。牢系鹿儿防猎客，满添茶鼎候吟僧。好将膏雨同功力，松径莓苔又一层。」」（【唐】杜荀鹤《杜荀鹤文集》

卷三，宋刻本）添满茶鼎是为了等候诗僧，可见唐代僧人茶事多有茶鼎的出场。

至于陆游《仿蜀人煎茶戏作长句》

中「正须山石龙头鼎，一试风炉蟹眼汤」

（许逸民编《全宋诗》第四十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五三二—三三二页）提到的「龙头鼎」，在茶具中并不多见，我们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偃师杏园李景由墓出土的所谓「鬼头灯」（徐殿魁《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一九八六年第五期，第四二九—四五七、四八五—四八八页）中似乎可以看到龙头茶鼎的影子，当然李景由墓出土的「鬼头灯」也很可能就是茶具而不是灯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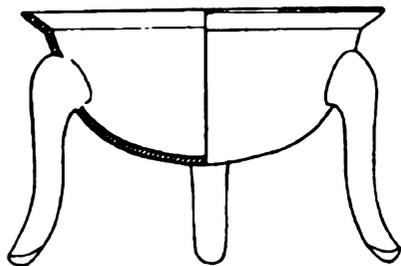
茶鼎实物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出现，

偃师杏园唐武宗会昌二年（八四二年）墓出土的盆鼎式煮茶器和偃师杏园唐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年）墓出土方耳盆鼎式煮茶器都是比较典型的茶鼎形制。晚唐诗人皮日休《茶中杂咏并序》专门咏茶鼎：「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立作菌蠢势，煎为潺湲声。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此时勺复茗，野语知逾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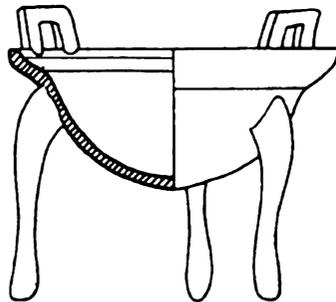
（【唐】陆龟蒙《松陵集》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皮日休的友人陆龟蒙以《奉和茶具十咏》诗和之：「新泉气味良，古铁形状丑。那堪风雪夜，更值烟霞友。曾过赧石下，又住清溪口。赧石清溪皆江南出茶处。且共荐皋卢，何劳倾斗酒。」（【唐】陆龟蒙《松陵集》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晚唐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的笔下，我们能够看到茶鼎多为铁铸，煎茶时的声响也被诗人纳入到茶事美学之中，陆龟蒙最后那句「何劳倾斗酒」透露出在文人阶层，茶有些时候已经取代了酒。我们有些时候分不清一些唐代图像中的人物是在饮茶还是在饮酒，比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孙卫《高逸图》中就有侍者用承盘捧杯侍奉的场景，不过



宋 铁茶鼎
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
图片取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大临大雅——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九年



偃师杏园唐武宗会昌二年墓出土的盆鼎式煮茶器线图
图片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偃师杏园唐宣宗大中元年墓出土方耳盆鼎式煮茶器线图
图片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唐 孙位 高逸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全卷纵五一·三厘米 横五三二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台北本



辽博本



大都会本



钱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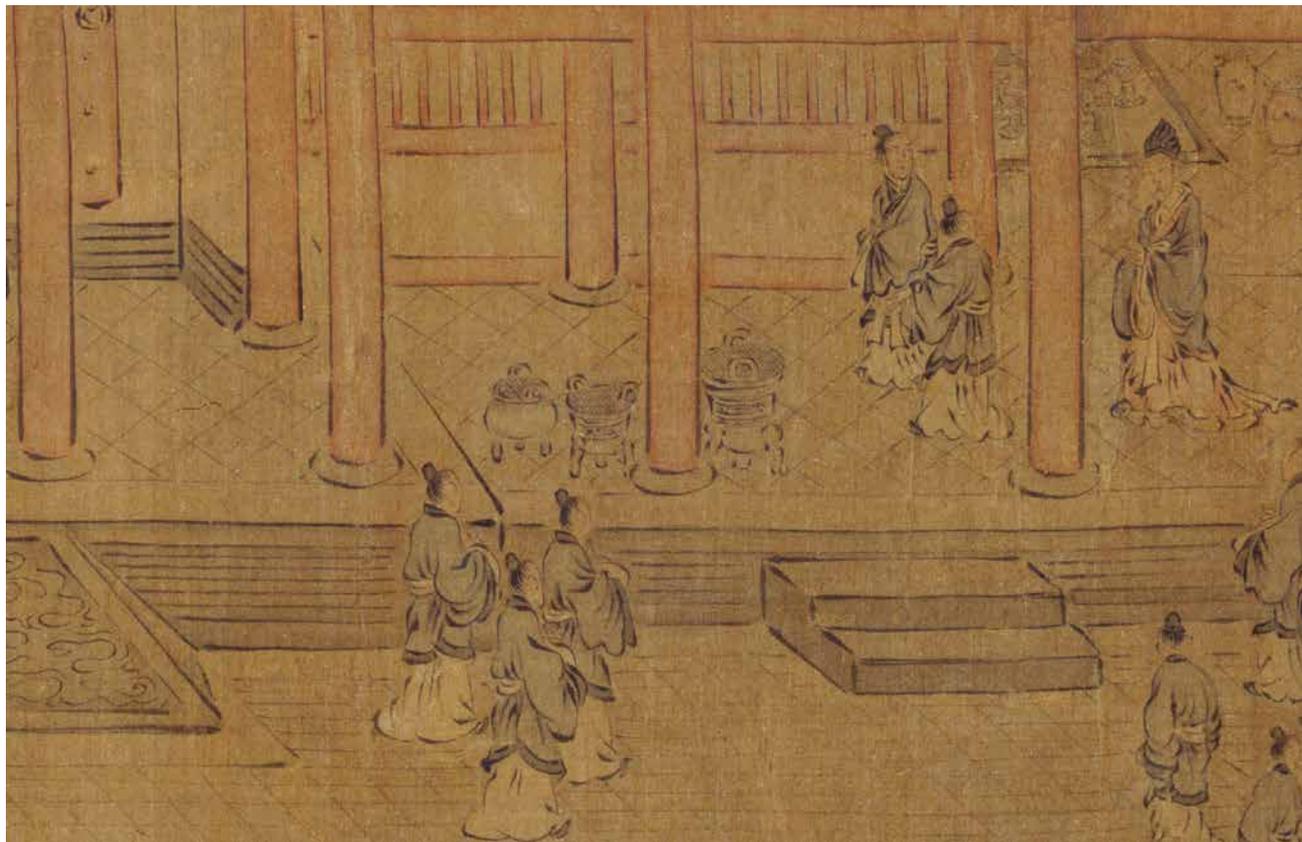
诸本《萧翼赚兰亭图》中的茶炉

画面中的一个三足鼎和鼎中的长勺向我们透露出这或许正是唐人饮茶的情景，而且这个三足鼎也可能是少有的唐代茶鼎的图像例证。

茶炉

《萧翼赚兰亭图》诸本中茶炉的形制大致相近，皆瘦高，下有三足。茶炉使用时并不直接置于地面，下方有承托之物。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会发现《萧翼赚兰亭图》辽博本对茶炉的表现细节最丰富：炉身分为三层，上层当为明火，中层当为木炭，下层当为灰烬。在炉的下层每两个炉足之间有窗，共三窗，在炉的上层有一对提梁。相较而言，台北本茶炉的表现最为粗率，而且形制与其他诸本之间颇有差异，炉身有两道竖向的风口，其他诸本皆无此表现。钱选本和大都会本虽然在形制上与辽博本相似，但是茶炉下层灰膛如果没有窗孔的话，是不符合常识的。

陆羽《茶经》记载「风炉」：「风炉（含灰承）：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污漫。凡三足，古文书二十一字：一足



宋 马和之 闵予小子之什图（局部）

绢本设色 全卷纵二七·七厘米 横七一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宋 李公麟（传）孝经图（局部）

绢本水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林庭珪绘
《五百罗汉图》之「备茶」中的炉



云「坎上巽下离于中」一足云「体均五行去百疾」；一足云「圣唐灭胡明年铸」。其三足之间，设三窗，底一窗以为通风漏烬之所。上用古文书六字：一窗之上书「伊公」二字；一窗之上书「羹陆」二字；一窗之上书「氏茶」二字，所谓「伊公羹、陆氏茶」也。置滞埆埆，于其内设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画一卦曰离；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风兽也，画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鱼焉，鱼者，水虫也，画一卦曰坎。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其饰，以连葩、垂蔓、曲水、方文之类。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承，作三足铁样拾之。」将辽博本茶炉的形制与《茶经》中所记载的风炉形制互相印证，发现基本一致。陆羽对风炉的描绘颇费笔墨，可以说是诸种茶具中较为细致的，一方面通过「圣唐灭胡明年铸」来纪念平定安史之乱，另一方面通过「伊公羹、陆氏茶」彰显自己的追求，炉的形制与卦象之间对应巧妙，将茶事与八卦、五行等天地运行规律融合，是一种将茶事神圣化的尝试。

《萧翼赚兰亭图》辽博本中的茶炉形制，在宋代的图像中也能找到一些相似的参照。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马和之《闵子小子之什图》卷中的炉具三足、三格，也与《茶经》的记载相近，最有意思的是这件炉上的烹煮器正是鍍，这一点也与《茶经》对应。相似的炉具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北宋李公麟《孝经图》卷中也能看到，《孝经图》卷中的炉是在祭祀场景中使用的，炉火熊熊，多个炉在祭祀中共同使用。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林庭珪绘《五百罗汉图》之「备茶」中的炉也是三足，颇高，不过炉身圆似鼓形，这与后来很多炉膛宽大的茶炉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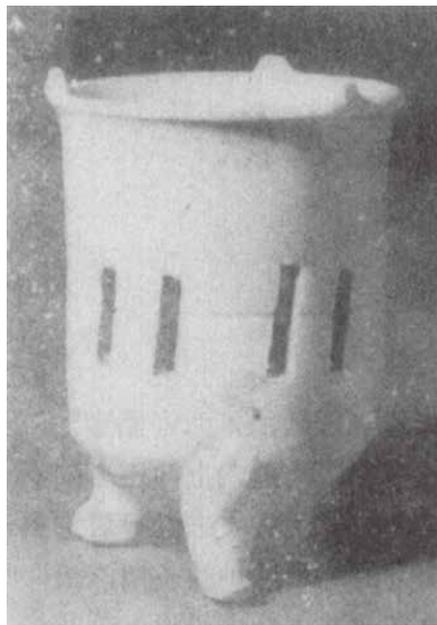
《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本的茶炉与其他诸本不同，也与陆羽《茶经》中的记载不同，但并不是说茶炉的表现就不具备唐代茶炉的特征，我们可以从出土实物中找到一些例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件唐邢窑白瓷茶炉出土于河北唐县，该炉瘦高，炉身有窗，底有三足，炉后方有四道纵向风口，几乎与《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本如出一辙，只是在台北本中表现的是炉的背面。与这件邢

窑茶炉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小瓷人，据孙机先生推测该瓷人很可能为陆羽的形象。

（孙机、刘家琳《记一组邢窑茶具及同出的瓷人像》，《文物》一九九〇年第四期，第三七、四〇、七九页）

台北本这种茶炉的形制在南宋依然可以看到流传的痕迹，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南宋刘松年《撵茶图》中，就有炉身瘦高、有窗的茶炉，上方的烹茶器是带有提梁的茶铫，并配有盖。台北本所画的茶炉是唐式茶炉无疑，另外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台北本茶炉下方配有「灰承」，其形制与《茶经》中记载的「其灰承，作三足铁样抬之」高度一致，对于灰承的表现其他诸本中都看不到，可见台北本应是有唐代母本作为参考的。

《萧翼赚兰亭图》中这种炉身瘦高的茶炉或被称为「深炉」，白居易诗云「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椀茶」（【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十六，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小盏吹醅尝冷酒，深炉敲火炙新茶」（【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贯休也有诗「静室焚檀印，深炉烧铁瓶。茶和阿魏煖，火种栢根馨」



唐 邢窑白瓷茶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片取自孙机、刘家琳《记一组邢窑茶具及同出的瓷人像》，《文物》一九九〇年第四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刘松年（传）《撵茶图》中的茶炉

（【唐】释贯休《禅月集》卷十，四部丛刊景宋钞本），皆言及深炉。不过《茶经》中称茶炉为「风炉」，后世茶事中也多以「风炉」称之，唐人韩偓诗中便讲：「白发前朝旧史官，风炉煮茗暮江寒。」（【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宋人诗文言风炉者甚众，如「半酣更乞跳珠水，独对风炉自煮茶」（【宋】陈起《江湖小集》卷五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竹笕引泉滋药垆，风炉篝火试茶杯」（【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



唐 三彩巩义窑茶炉（两件）
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出土
图片取自刘富良、张鹏辉、赵红党等《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 M204 发掘简报》，《中原文物》二〇一六年第一期

阁四库全书本》。

唐宋之际还出现了一种竹炉，北宋

杜子野诗曰：「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

汤沸火初红。」（【宋】陈景沂《全芳备祖》

前集卷一，明毛氏汲古阁钞本）南宋人方岳

《次韵君用寄茶》言：「茅舍生苔费梦思，

竹炉烹雪复何时。」（【宋】方岳《秋崖集》

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

本）竹炉的源头或与卢仝有关，明清时

期由明代文人和清代乾隆皇帝等将竹

炉推到文化的高点，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从出土实物来看，唐代民间茶具相

对来说粗率一些，河南巩义市东区天玺

尚城唐墓出土的唐三彩巩义窑茶具中也

有两件茶炉。茶炉的形制如缸，只是有

风窗，作为明器，或许与实用器之间有

所差别。这种炉的形制，我们在纳尔逊·

阿特金斯美术馆藏南宋马远《西园雅集

图》的烹茶场景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到了宋代，造茶炉形成了一套规制，宋

人晁载之《续谈助》载：「造茶炉之制：

高一尺五寸，其方广等皆以高一尺为祖

加减之，面方七寸五分，口圆径三寸五

分深四寸。砂眼高六寸，广三寸。内撩

风斜高向上八寸。凡茶炉底方六寸，内

用铁燎枝八条，其泥饰同立灶。」（【宋】

晁载之《续谈助》卷之五，清十万卷楼丛书本）

与陆羽《茶经》中的「风炉」相比，这

种规制下的茶炉形制趋向于简单，马远

《西园雅集图》中的茶炉或许是依此制

而造。

具列与茶床

《萧翼赚兰亭图》辽博本和台北本

对茶床的表现都比较精细，而且茶床上

的器物也比较讲究。茶床，在陆羽《茶

经》中被称为「具列」，《茶经》载：

「具列：或作床，或作架。或纯木、纯

竹而制之；或木或竹……黄黑可扁漆者。

长三尺，阔二尺，高六寸。具列者，悉

敛诸器物，悉以陈列也。」（【唐】陆羽

《茶经》卷中，宋百川学海本）从尺寸上来看，

《萧翼赚兰亭图》诸本茶床之比例都

与《茶经》所载「长三尺，阔二尺，高

六寸」相符。从制作材料看，纯木和纯

竹都可以，竹和木这两种材质有所区别，

从辽博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具列上有竹节

的表现，此具列当为纯竹所作，而在台

北本中几乎看不到竹节，具列似乎由木

条拼接而成。在钱选本和大都会本中我



们能够看到在具列的四足和边缘都还呈现出竹子的样貌，而具列的上部几乎没有细节表现，似乎是由整块木板嵌在具列的上部。那么具列本源的样子是怎样的？哪种形制更合理？

在《萧翼赚兰亭图》辽博本、钱选本、大都会本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具列旁边有一侍者手里握着布巾在擦拭，可见在烹茶过程中具列之上是很容易沾淋茶水的。具列的上表面用细竹或木条拼接，方便茶水等下渗，具有很好的实用功能。如果是像钱选本、大都会本所描绘的那样，具列的上方用整块木板嵌入，很显然影响使用。《茶经》中谈到「黄黑可扁漆者」，具列需要用漆，主

要也是为了对其进行防水保护。由此可见，《萧翼赚兰亭图》辽博本和台北本更能反映具列的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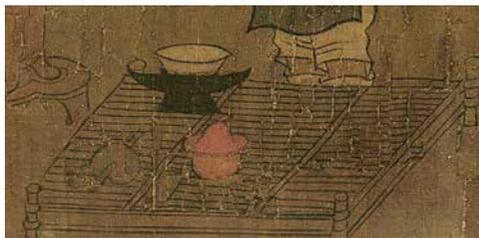
具列原貌的表面既然不是一整块木板，而且有用细竹拼接的情况，那么具列表面应该是不平整的。《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本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在具列之上放着一个茶碾的碾轮（《茶经》中称为「墮」），碾轮是半嵌进具列的，由此可见具列表面不仅不平整，而且有可能有细小的空隙，这样更方便茶具沥干水分。具列作为茶具，除了《茶经》有载，在其他文献中并不多见。不过唐代有大量佛教文献以「具列」二字来讲佛事，如《法苑珠林》载：「若复有人食，

则甘味，并荐珍羞，备举连机重案满床豆席，芳脂粉馥馨香具列。而复有脱粟之饭，不充藜藿之美。」（【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二，四部丛刊景明万历本）

具列，在茶事中比较通用的叫法是茶床。比如唐代诗人张籍的《和陆司空业习静寄所知》：「山开登竹阁，僧到出茶床。」（【唐】张籍《张文昌文集》卷一，续古逸丛书本景宋蜀本）僧人到了，就摆出茶床来接待。唐代诗人朱庆余《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言：「拂石安茶器，移床选树阴。」（【唐】朱庆余《朱庆余诗集》，四部丛刊续编景宋本）另其《题任处士幽居》言：「湖云侵卧位，杉露滴茶床。」（【唐】朱庆余《朱庆余诗集》，四部丛刊续编景宋本）



辽博本



台北本



钱选本



大都会本

诸本《萧翼赚兰亭图》中的具列

南宋 马远 西园雅集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全卷纵二九·五厘米 横三〇二·三厘米
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藏



唐人绘 宫乐图
 绢本设色 纵四八·七厘米 横六九·五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绘 春游晚归图(局部)
 绢本设色 全幅纵二四·二厘米 横二五·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两句透露出饮茶的环境是在户外，古人游赏或雅集，也经常携茶具同行。

唐代是我国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坐
到踞椅而坐转变的时期，故而唐人的茶
床还保留有比较矮的样式，《萧翼赚兰
亭图》诸本中的茶床就是此种制式。当
然，唐代也有坐椅品茶场景，现藏于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晚唐《宫乐图》中，
就绘有仕女围坐在桌子边，桌上陈列蔬
果、酒具、茶具，并有琵琶、琴瑟等助
兴，热闹欢畅。宋人的茶床虽然高了一
些，不过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于
《萧翼赚兰亭图》中具列上细竹或木条
拼接的痕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刘
松年的《西园雅集图》以及故宫博物院
藏宋人绘《春游晚归图》中都有侍者荷
茶床而行的场景，茶床表面的拼接痕迹
依稀可见。

茶碾、罗合、茶则与盏托

《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本具列之上
有茶碾的碾轮这一细节，可以在某些方
面证明该本应有不同于辽博本的唐代母
本作为参照。《茶经》载：「碾（含拂末）：
以桔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



台北本《萧翼赚兰亭图》中的碾轮



唐 鎏金银茶碾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片取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
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
社，二〇〇七年



唐 巩县窑瓷茶碾

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出土
图片取自刘富良、张鹏辉、赵红党等《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 M234 发掘简报》，《中原文物》二〇一六年第二期



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北宋驢山石茶碾

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
图片取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大临大雅——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九年



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之“备茶”中的茶碾



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的碾茶场景
图片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宣化辽墓 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执圆。其拂末，以鸟羽制之。」（【唐】陆羽《茶经》卷中，宋百川学海本）内圆而外方，《茶经》对于碾

轮还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本只看到碾轮，这与《茶经》中的「堕」是吻合的。从唐代到宋代茶碾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碾槽从方形向船形不断过渡，另一方面碾轮从手握轮轴碾茶到持矩形框架碾茶，使得茶碾愈发适用，效率也随

着工具的改良被提高了，这方面的图像、实物证据也比较多。比如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茶碾、唐巩县窑瓷茶碾，碾轮的形式基本与《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本一致；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北宋驢山石茶碾，碾槽基本变成了船形，到了南宋时期碾槽与船形更为接近。北宋碾

轮的形制依然与唐代相仿，到了南宋时期，碾轮则如纺轮，有了可以与矩形框架结合的接口，碾茶更为方便。我们在河北宣化辽墓壁画、南宋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之「备茶」中都可以看到改进后的茶碾的使用情况。

罗合和茶则在《萧翼赚兰亭图》中是配合使用的，在《茶经》中二者也是一同介绍的：「罗合：罗末，以合贮之，以则置合中。用巨竹剖而屈之，以纱绢衣之。其合，以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
「则：以海贝、蜗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故云则也。」
【唐】陆羽《茶经》卷中，



辽博本



钱选本



大都会本

诸本《萧翼赚兰亭图》中的罗合

宋百川学海本）由《茶经》记载可以看出，罗合分盖和底两个部分，为圆形，口径四寸，高三寸，盖高一寸。茶则为小勺式的量器。《萧翼赚兰亭图》辽博本对罗合和茶则的表现是比较准确的：罗合的盖置于茶床之上，罗合的下部和茶则置于茶炉边。钱选本和大都会本对罗合的表现基本都只有下半部分，没有盖，而且下半部分变成了水盂形，这显然是年代久远，后人不了解罗合的形制所致。

《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本中没有罗合和茶则的表现，不过有一个红色的小型盖罐似乎为罗合一样的储茶末之器，其名未详，不过类似的器物我们可以在辽宁省博物馆藏张激《白莲社图》和故宫博物院藏五代十国时期周文矩《重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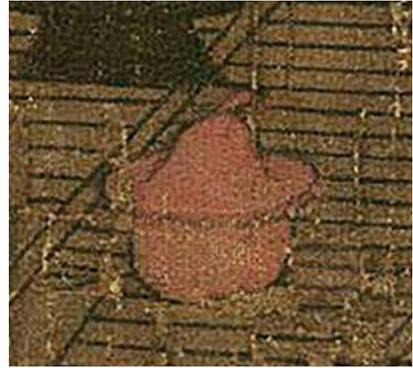
会棋图》中看到类似的器物。张激《白莲社图》中的是荷叶形盖罐，荷叶非常写实，旁边还有一个类似于罗合一样的器物。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第一道屏风中的画中有高士卧于榻上，旁边有茶案，有短流提梁茶壶、盏、托和荷叶形盖罐。这两幅作品中的荷叶形盖罐形制与《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本茶床上的盖罐非常相似，或可为同一类型器物。

茶盏在《萧翼赚兰亭图》诸本之间的表现基本一致，辽博本和台北本都表现得比较准确，白色茶盏、黑色盏托，我们可以在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的北宋茶盏托中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形制。这种茶器在唐代是比较少见的，或者说唐代的瓷质茶盏和盏托之间的衔接技术并没有那么成熟。我们从晚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茶盏与盏托可以看出，盏托基本上是茶碟的形式，上面置放茶盏，基本只能起到隔热的作用，而无法起到固定茶盏的作用。然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茶盏与盏托之间已经具备了固定的作用，这与宋代瓷质茶盏之间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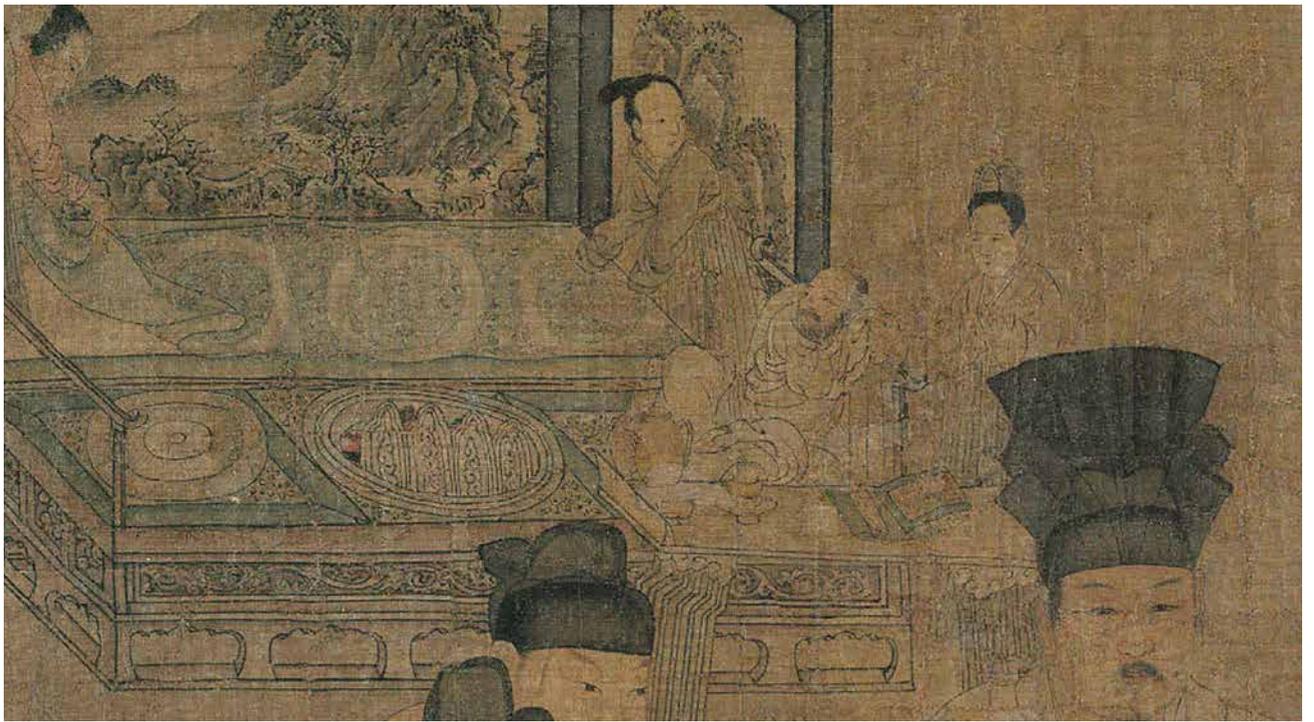
对于盏托，宋人程大昌《演繁露》



辽宁省博物馆藏北宋张激《白莲社图》中的盖罐



台北本《萧翼赚兰亭图》中的盖罐



五代 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 (局部)
 绢本设色 全卷纵四〇·三厘米 横七〇·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载：「古者彝有舟爵，有玷，即今俗称台琖之类也。然台琖亦始于盞托。托始于唐，前世无有也。崔宁女饮茶，病盞热熨指，取椽子融蜡，象盞足大小，而环结其中。寔盞于蜡无所倾，侧因命工髹漆为之。宁喜其为名之曰托，遂行于世。而托子遂不可废。今世托子又遂着足，以便插取间有隔塞，其中不为通管者，乃初时椽子环蜡遗制也。」盞托的发展一开始与碟无异，后来发明了漆盞托，可以固定茶盞，再后来茶盞中有通管，以便插取使用。《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本中盞托边缘上翘，似为漆盞托，或为唐代遗制。其余诸本皆为瓷盞托，当为宋以后之物。

萧翼赚兰亭典故中的画作、画家与茶事风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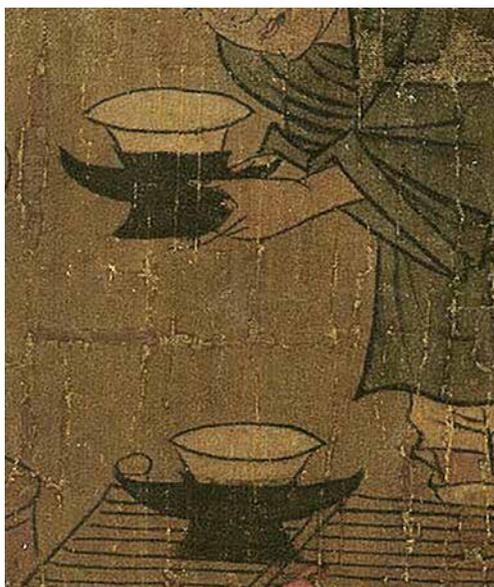
唐代文献中基本见不到对「萧翼赚兰亭」相关画作的记录。而关于此典故，唐人确有记载，颜真卿《颜鲁公文集》载：「昔萧翼绍辩才兰亭叙，诈称卖蚕种人，荣资道买永兴庙堂碑，与钱五十

万余，乃不费一文而以无意得之。」（唐）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二十四，清三长物斋丛书本）内容非常简短。张彦远《法书要录》载：「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随商人船下至于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过辩才院，止于门前，辩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乃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碁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意甚相得。乃曰：

『白头如新，倾盖若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榻面、药、酒、茶、果等，江东云榻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各赋诗。」（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彦远对萧翼赚兰亭的过程记录得非常详细，当有不少演绎的成分，然而这是最早将萧翼赚兰亭的典故与茶事联系到一起的文献。张彦远的画史著作《历代名画记》中并没有对《萧翼赚兰亭图》的记载，可见张彦远并没有见过任何版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否则以他对典



辽博本



台北本

诸本《萧翼赚兰亭图》中的茶盞



宋 定窑白釉划花回纹盏托
故宫博物院藏



宋 官窑青釉盏托
故宫博物院藏

故的了解程度，当记录于画史之中。

宋代文献中涉及到阎立本、支仲元、顾德谦等多人作有《萧翼赚兰亭图》，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支仲元，凤翔人，工画人物。有《老子诫徐甲》《萧翼赚兰亭》《高山四皓》等图传于世。」（【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明津逮秘书本）《宣和画谱》载：「顾德谦……其最著者有《萧翼取兰亭》横轴……」（佚名《宣和画谱》卷四「道释四」，明津逮秘书本）支仲元、顾德谦的《萧翼赚兰亭图》现如今均不得见。传世的作品中，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五代巨然的《萧翼赚兰亭》山水画，不过该作只见大山大水，与茶事无关。另外，北宋董道在《广川画跋》中也对自已看到的《萧翼赚兰亭图》提出质疑：「将作丞周潜出图示余，曰此《萧翼取兰亭叙》者也，其后书跋众矣，不考其说，爰声据实谓审其事也余。因考之殿居邃严饮茶者僧也，茶具犹在，亦有监视而临者，此岂萧翼谓哉？观孔延之记萧翼事，商贩而求受业，今为士服盖知其妄。余闻纪异言积师以嗜茶久，非渐儿供侍

不多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载，积师绝于茶味。代宗召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以餉师，一啜而罢。上疑其诈，私访羽召入，翌日赐师斋俸羽煎茗，喜动颜色，一举而尽，使问之师曰此茶有若渐儿所为也。于是叹师知茶出羽。见之此图是也，故曰《陆羽点茶图》。」（【宋】董道《广川画跋》卷二，清十万卷楼丛书本）董道从穿着的服饰认为他所看到的不是《萧翼赚兰亭图》，而是《陆羽点茶图》。

关于阎立本作《萧翼赚兰亭图》的记载南宋时方现。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吴傅朋跋阎立本画兰亭右图》载：「吴傅朋跋阎立本画兰亭右图写人物一轴，凡五辈，唐右丞相阎立本笔。一书生状者，唐太宗朝西台御史萧翼也。一老僧状者，智永嫡孙会稽比丘辨才也。唐太宗雅好法书，闻辨才宝藏其祖智永所蓄晋右将军王羲之《兰亭修禊叙》真迹，遣萧翼出使求之。翼至会稽，不与州郡通，变姓名，易士服，径诣辨才。朝暮还往，情意习洽，一日因论右军笔迹，悉以所携御府诸帖示辨才，相与反复折难真贋优劣，以激发之

辨才乃云：『老僧有永禅师所宝右军兰亭真迹，非此可拟。藏之梁间，不使人知，与君相好，因取以相示。』翼既见之，即出太宗诏札，以字轴寘怀袖。阎立本所图盖状此一段事迹，书生意气扬扬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张不吐有失志之态。执事二人，其一嘘气止沸者其状如生，非善写貌驰誉丹青者不能办此。上有三印，其一内合同印，其一文章漫灭难辨，皆印以朱。其一集贤院图书印，印以墨。朱久则渝，以故唐人间以墨印。如王涯小章李德裕赞皇印皆印以墨。此图江南内库所藏，簪顶古玉轴，犹是故物。太宗皇帝初定江南，以兵部外郎杨克让知升州时，江南内府物封识如故，克让不敢启封，具以闻太宗悉以赐之此图居第一品。克让蔡人宝此物传五世，以归其子婿周氏，周氏传再世其孙谷藏之，甚秘梁师成请以礼部度牒易之不与，后经扰攘谷将远适以与其同郡人谢伋。伋至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因不归，绍兴元年七月望有携此图货于钱塘者，郡人吴说得之后见谢伋，言旧有大牙签后主亲题刻其上云上品画萧翼，签今不存，





宋人绘 萧翼赚兰亭图 绢本设色 纵二六·六厘米 横四四·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画宜归太宗御府而久落人间，疑非所当宝有者说记。」**【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傅朋的跋不仅叙述了萧翼赚兰亭的大致经过，而且把画面中的五个人物的情态都描写得非常细致，这与目前流传的《萧翼赚兰亭图》诸本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南宋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一

《跋袁起岩所藏阎立本画萧翼取兰亭图》载：「此图世多摹本，或谓韩昌黎见大颠，或谓李王见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应。僧据禅床，而客在下座，正是萧翼耳。吴公傅朋云书生意气扬扬，有归全璧之色。老僧口张不嚼，有遗元珠之态。翼以权谋被选远取兰亭，首奏乞二王杂帖三数通，以行至越，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方卑辞以求见。衲袖之书乃是御府所赏，野童自随亦携书帙，此正画其纳交之时。后既得兰亭，则以御史召辨才晓然告之，不复作此儒酸态矣，且其时此僧为之绝倒良久，何止口张不嚼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后人可及也。」**【宋】**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一，清武

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楼钥一方面认为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在南宋时就有多摹本，另一方面对吴傅朋跋中提出的画面记录的是萧翼赚兰亭之前还是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吴傅朋认为画中场景区是取兰亭之前，而楼钥认为是取兰亭之后。

《（嘉泰）会稽志》《攻媿集》记载的两条早期关于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文献记录均与吴傅朋有关，可见吴傅朋在《萧翼赚兰亭图》版本流传过程中中的作用。吴傅朋生于北宋末南宋初，诗书精湛，雅好茶事，宋人曾几《吴傅朋送惠山泉两瓶并所书石》诗云：「锡谷寒泉双玉瓶，故人捐惠意非轻。疾风骤雨汤声作，淡月疏星茗事成。新岁头纲须击拂，旧时水递费经营。银钩蚕尾增奇丽，并得晴窗两眼明。」**【宋】**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一百九十茶山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曾几（二〇八四年—一一六六年），字吉甫，志甫，自号茶山居士，吴傅朋与曾几均与茶事关系紧密。宋代茶是高人雅士之间往来的媒介，萧翼赚兰亭典故中虽然对茶的表述甚简，然而

《萧翼赚兰亭图》中却把茶事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场景，其中缘由当与唐代饮茶风尚有关。

唐人对茶事推崇甚重，《茶经》七之事引用前人之说，对此多有记载：「《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搜神记》：夏侯恹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见鬼神，见恹来收马，并病其妻。着平上幘，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瓠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壶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与非同食，令人体重。」「《陶弘景《杂录》：苦茶，轻身换骨，昔旦丘子、黄山君服之。」**【唐】**陆羽《茶经》卷下，宋百川学海本）除了茶自身的功效受到时人的青睐外，还有饮茶能够轻身、羽化之说，李白有诗谈及长寿之茶与禅修的事情，其《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云：「常

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此

诗诗序言：「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缪本无其字中有一作见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一作银），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覩。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荅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唐】李白《李太白集》卷十七，宋刻本）李白写此诗与序就是为了告知后世之高僧大隐茶之功用，而诗文中对茶长生等功效的推

崇，已经将茶神话。

萧翼赚兰亭故事源于唐代，以其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盛于宋代，原本与茶事关涉不多的典故，在唐宋茶风日盛的情况下，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当不是偶然。

《萧翼赚兰亭图》中的僧人与茶事

僧人「饭所饮茶」

《萧翼赚兰亭图》被认为是中国早期重要的茶图之一，画中为什么将茶事和僧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陆羽《茶经》就载有僧人饮茶的故事：「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元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悬车，喻日入之候，指重老时也。《淮南子》曰『日至悲泉，爱息其马』，亦此意），饭所饮茶。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唐】陆羽《茶经》卷下，宋百川学海本）高僧以茶作饭，成为修行能力的一种标榜。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录僧人饮茶之事更为详尽：「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

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一本无学禅二字，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代陆羽、常伯熊等都对茶事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在《封氏闻见记》的记载中，茶事能够在南北推广开来，与学禅之僧人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学禅的僧人要避免打瞌睡，而且僧人一般不吃晚饭，因此饮茶能够受到其青睐，并随学禅之人传遍南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有皇家赐茶予僧人的惯例，释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载：「和上释梵宗师人天归仰……至八月十五日和尚忌晨，奉勅赐茶一百一

十串，充大和上远忌斋用修表谢，闻沙
 门不空言，伏奉恩命今月十五日。故大
 弘教三藏远忌，设千僧斋赐茶一百一十
 串。伏戴殒悲啓处无地，不空诚哀诚恐
 以凄以感。故大和上道被四生，化迁十

地耀容，缅邈，经此忌辰，倍增霜露之悲，
 深积鹤林之痛。陛下恭弘会嘱，远念
 芳猷，分御膳以饭千僧，流香茗数盈
 百串，缤纷梵宇，郁馥禅庭，凡在门生
 无任感荷，不胜悲戴之至，谨附监使，

奉表陈谢以闻，谨言。」（【唐】释圆照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大正新修大藏经
 本）唐玄宗、代宗时期，均有皇家赐茶
 的记载。



明人绘 萧翼赚兰亭图
 绢本设色 纵一四厘米 横七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禅、茶与文化书写

茶事本身不是萧翼赚兰亭故事中的关键环节，然而《萧翼赚兰亭图》版本的流传，创造了僧人、高士与茶事这类图像传播和文化书写的范式。僧人茶事，禅思湛然，茶与禅就是这样结合得愈发紧密。唐杜牧《题禅院》：「舣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鬃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唐〕杜牧《樊川集》，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杜牧在禅院题写了茶烟轻飏的场景。唐白居易《早服母散》云：「晓服云英漱井华，寥然身若在烟霞。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第六十三卷，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居易一碗茶坐禅观月，写出了自己身不出家心出家的心境。唐黄滔《题东林寺元祐上人院》：「庐阜东林寺，良游耻未曾。半生随计吏，一日对禅僧。泉远携茶看，峰高结伴登。迷津出门是，子细问三乘。」〔清〕曹寅《全唐诗》卷七百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禅、茶的相望，是黄滔对半生计吏生活的抽离。

到了中晚唐，茶诗唱和就非常多了。

皮日休《初冬章上人院》：「寒到无妨睡，僧吟不废禅。尚关经病鹤，犹滤欲枯泉。静案贝多纸，闲炉波律烟。清谭两三句，相向自悠然。」〔唐〕陆龟蒙《甫里集》卷之六，四部丛刊景黄丕烈校明钞本）陆龟蒙《和初冬章上人院》：「每伴来方丈，还如到四禅。菊承荒砌露，茶待远山泉。画古全无迹，林寒却有烟。相看吟未竟，金磬已冷然。」〔唐〕陆龟蒙《松陵集》卷五「今体五言诗六十八首」，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诗文反映的不仅是茶诗唱和、文人交游，还有文士与禅僧之间的文化互动。《萧翼赚兰亭图》正是在这种文化互动中流传下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见证。历朝历代至今，多有画家对《萧翼赚兰亭图》进行临仿，而这就是文化书写的力量。

《萧翼赚兰亭图》本身记录的是萧翼的巧计和唐太宗对《兰亭序》的痴迷，这个故事情节的过程中人们也基本对萧翼这种具有「骗取」性质的行为表示宽容，成为文化史上一个美谈。然而在文化书写的过程中，本来并不重要的茶事变成了《萧翼赚兰亭图》重要的场景，僧人辩才在画面中一直处在中心位置，僧人与茶事之间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关系。宋人曹勋诗云：「路纡疲脚力，僧老识茶味。策杖趁栖鸦，斜阳在林际。」〔宋〕曹勋《松隐集》卷二十一，民国嘉业堂丛书本）老僧识得茶滋味，茶一方面是提神醒脑助益学禅，另一方面是让不食晚饭的僧人果腹，然而当老僧、茶事连在一起的时侯，萧翼的巧计，辩才的悔意，都不重要了，「画面中所有的人、事和物都成为了一种超然的存在。元代高明《题萧翼赚兰亭图》诗云：「客舟夜渡中冷水，空山不见羲之鬼。骊珠飞去龙亦惊，月落空梁僧独起。银钩茧纸归长安，蓬莱宫里人争看。一朝风雨暗园寝，玉柈抛碎昭陵寒。龙眠画手元晖笔，当时曾笑萧郎失。至今二子亦何在，久与兰亭共芜没。人生万事空浮沤，走舸复壁皆堪羞。不如煮茗卧禅榻，笑看门外长江流。」〔清〕顾嗣立《元诗选》三集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萧翼赚兰亭图》是出自阎立本，还是出自李公麟之手，或许这些不是问题的关键。斯人已去，万事皆空，唯有茶香，可慰禅心，正所谓「不如煮茗卧禅榻，笑看门外长江流」。